

佟麟阁路上的四座桥：文盛桥、武烈桥、萧家桥、象房桥

金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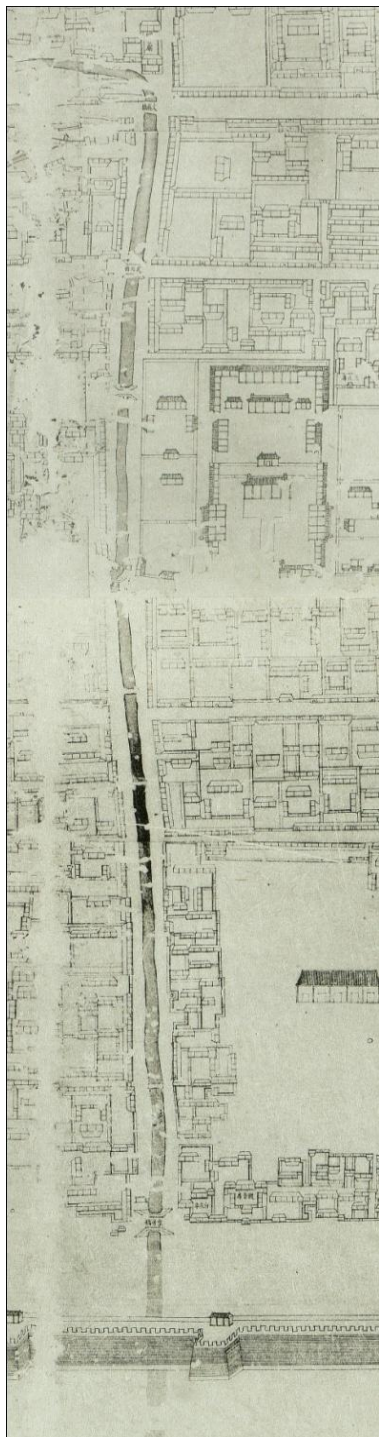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自文盛桥至象房桥

西沟沿至下岗向南拐的这段河道，即现在的佟麟阁路一线，位于《乾隆京城全图》第十排第十幅、第十一排第十幅，图中绘有 8 座桥，其中标注有名称的有 4 座，自北向南分别为文盛桥、武烈桥、萧家桥、象房桥。

从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可见，文盛桥是座普通的石板桥，（图 1）没有护栏，位于河道的拐点，连接察院胡同和手帕胡同。据清代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》中载“察院胡同，井一。有文盛桥，文俗讹温。万历沈志：巡关察院在西城，或其遗址”。督察院的巡关御史为明代机构官职，即便是遗址，在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也已看不到丝毫。多少年后的今天，文盛桥早已无存，（图 2）察院胡同的名字还在，但东西走向这一段已经被压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地基之下，仅剩胡同西侧从文昌胡同到长安街这一南北走向的一段了。手帕胡同被冠以“西单”二字，以与东城的手帕胡同区别开来。与文盛桥有着最直接关联的，要数其南侧百米相隔的武烈桥了，（图 3）一文一武，南北相应。清代朱一新《京师坊巷志》中对此桥仅有几字概括“石驸马后宅，有武烈桥”。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，武烈桥的两侧分别是东铁匠胡同和中铁匠胡同，东边的东铁匠胡同保留至今，西段现名为文昌胡同。武烈桥的規制比文盛桥要大一些，
为有护栏的平板石桥。

顺着河道往南，东侧有一处显眼的大宅，此处是《乾隆京城全图》绘制时为平郡王府，又称克勤郡王府，即平僖郡王庆明之宅，是清“铁帽子王”王府之一。在王府西侧有两座与武烈桥形制相似的石桥，因图有污损，北端的桥名未见标注，南端的桥隐约可见“萧家”



图2 文盛桥原址（2013年5月摄）

二字。2013年8月5日《北京青年报》刊载《北京西城14座老桥遗址确定“帝京水乡图”将绘制》中提到“新文化街与佟麟阁路十字路口，在元代曾建萧家桥”。所谓“萧家桥”，（图4）似乎与萧家全无关系。在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，萧家桥两侧的街道名为“石驸马大街”，也就是现在的新文化街，其名源自坐落于街北



驸马府，即明宣宗女儿顺德公主的驸马石璟的府邸。到了清朝，石驸马的旧宅转为铁帽子克勤郡王所有。辛亥革命后，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将王府卖给了熊希龄。熊希龄在夫人朱其慧去世后，设立“熊朱义助



儿童福利基金会”，将石驸马大街的寓所及所有的财产捐出，用于教育慈善。1966年，石驸马大街改名为新文化街，王府曾为新文化街小学和新文化街幼儿园所用，现在这里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所在地。

图3 武烈桥原址（2013年5月摄）

继续往南走，过了两个石板桥，是一座单孔双护栏石拱桥——象房桥。这座桥

位于现在佟麟阁路的最南端，也是当年这条河道的最南端。过了这座桥，便到了城墙，河水顺势排入护城河中。在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中，可见此桥东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场，其间散落着几排房子，房门开得又高又宽，空场上标注的“驯象所”三字证明了这几排房子是大象的居所。“象房桥”的名字由此而来，在桥西，还

有“象来街”。驯象所自明代起就饲养着从东南亚进贡来的大象，庆典之日它们被牵到皇宫表演；大臣上朝时，它们在午门前御道列队护卫。每年六月入伏，它们会排队去护城河西南角洗澡，引得周边百姓聚集围观，“象房桥”、“象来街”，都是大象去洗澡的必经之地。然



图4 萧家桥原址（2014年5月摄）

而，到了清朝末年，由于驯象经费被克扣，大象境遇恶化，逐渐病饿而死，驯象所也随之消失。（图5）



图5 象房桥原址（2013年11月摄）